

中华学人论稿

徐传武 桑哲 主编

文献史料论丛

曹培根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465232



文献史料论丛

曹培根

著



4652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史料论丛/曹培根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2

(中华学人论稿/徐传武, 桑哲主编)

ISBN 7-5059-3458-9

I. 文… II. 曹… III. 文献—中国—研究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768 号

书 名	文献史料论丛(中华学人论稿丛书)
作 者	曹培根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2 千字
印 张	7.8
插 页	2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58-9/I·2636
定 价	17.2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本册定价:17.20 元

文献史料论丛

曹培根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次

古籍丛书特征概论·····	(1)
古籍丛书源流概论·····	(13)
古籍丛书研究述评·····	(25)
丛书的检索与利用·····	(29)
古籍丛书问题考证·····	(34)
常熟文献史地位概论·····	(58)
常熟出版史概论·····	(69)
古代藏书流派概论·····	(80)
吴中历史藏书研究述评·····	(91)
吴中藏书家概论·····	(101)
新编《常熟市志》藏书部分补正·····	(113)
脉望馆考·····	(119)
汉语史科学概论·····	(122)
汉语史料概论·····	(130)
汉语史料工作概论·····	(137)
论文献综合渗透现象·····	(146)
论文献检索学·····	(158)
论文献检索与能力培养·····	(169)
论文献检索课的规范化建设·····	(177)
论文献检索方法·····	(181)
工具书编纂出版和数据库建设成就述评·····	(200)

用户教育发展概况..... (214)

后 记..... (241)

(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2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3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4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5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6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7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8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9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0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1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2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3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4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5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6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7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8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19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20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21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22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23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241)	《中国图书馆学》创刊号

古籍丛书特征概论

中国古籍丛书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而对它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丛书作为信息密集的文献集合体,如何从外表特征和内容特征来识别并合理利用,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概论丛书定义、结构、异称、分类以及与其他文献品种的区分等问题。

何谓丛书?诸说纷纭,这里先予辨析。

清平步清《霞外攬屑》卷六“丛书”说:“朱文藻云,丛书字见韩诗(韩愈《剥啄行》)云‘门以两版,丛书于间’,而鲁望《笠泽丛书》其权舆也。庸按:天随《笠泽丛书序》云‘丛书者,丛胜之书也。丛胜,犹细碎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盖戢耄已作,犹后人别集中之杂著也。”丛书用为书名,最早见诸唐陆龟蒙(字鲁望,号天随)《笠泽丛书》,而此书是陆氏居笠泽时所自编诗文杂著,因未分类次,故以丛书为名,实为别集。“丛”有细碎之意。《后汉书·冯衍传下》:“恶丛巧之乱世兮。”李贤注:“丛,细也。”于是有人以为“丛书”是细碎、胜杂之书。如清王鸣盛以为丛书是“取前人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汇刻。”(《蛾术编》卷十四《合刻丛书》)但事实上现存丛书并不都是“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而内容细碎、胜杂之书又不一定是丛书。《笠泽丛书》外,王楙的《野客丛书》、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均非丛书。“丛”有聚集之意。清钱大昕认为丛书即“荟萃古人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潜研堂文集》卷三十《跋〈百川学海〉》)但丛书

不一定是“荟萃古人书”，也可以汇集同时代“今人”的书，甚至先“以己意名之”随著随刊而成。在这一点上，刘承干的解释要明智一点，他说：“杂取古今人所著，汇为一部，而标立名目，号为丛书。”（《重印〈岱南阁丛书〉序》）丛书就其内容之广，当然涵盖古今，囊括四部，汇辑众多著作。叶德辉说：“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书林清话》卷八）丛书当然可以汇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部之书，因而古籍分类中往往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加一个丛书类。但是丛书不一定全是“举四部之书”的，可以包括四部中的三部、二部，甚至一部的书，如《百名家词钞》之类只收集部词集类的书。李调元说丛书是“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一总名者。”（《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后序》）丛书可以收“数人之书”，但也不能排斥只收一人之书的丛书，如周敦颐的《周子全书》、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全集》之类。傅增湘认为“集诸书而镂于版，因事立义，名之曰丛书。”（《抱经堂汇刻书》序）傅氏只说“镂于版”的丛书，此外还有抄本丛书，如吴翌凤编的《秘册汇丛》、吴騫编《拜经楼丛抄》等，稿本丛书，如严可均编的《严铁桥辑佚稿》、翁方纲撰《苏斋存稿》等。缪荃孙认为丛书是“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者（《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这侧重于丛书所收之书首尾完备、齐全，就丛书所收书当是一部完整的书这一点而言是不错的，但要求过严，事实上有些丛书由于种种原因，汇集的书不一定都首尾完整。如《孟浩然集》在《唐人小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丛书中收录4卷，在《唐十二家诗》、《前唐十二家诗》等丛书中收录2卷，在《唐十二名家诗》等丛书中收录1卷。有的丛书所收的书多节抄本，如陶宗仪辑《说郛》，所收诸书多非全书，或节或删，或摘抄自他书。许多辑佚丛书，顾名思义，所收之书不可能是全本了。因此，对于丛书所收之书的内容不可能以完整性这一点来衡量，而把许多所谓不规范的丛书拒之门外。新版《辞海》给“丛书”下的定义是“即编印各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名。”

(1979年版缩印本40页)而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前言》称:“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则、体例编辑的书。”(1986年版)确切地说“各种”、“许多种”不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著作”;“编印”没有包括自著非刊本丛书;“冠以总名”没有包括有的丛书本无总名,现名为后人所加的,如张佩纶撰辑《涧于杂稿》稿本14种不分卷,今存上海图书馆,本无总名,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补编》题《张佩纶杂稿》,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书部》题《涧于杂稿》;丛书汇集的多种书多“重要著作”,也不排斥一般性非重要著作;大多数丛书的汇集有一定的编辑、撰写目的、体例,但也不排斥有的丛书无意而作,尤其一些自著未刊丛书,并非有意而为,如孔广陶手稿5种5卷今存上海图书馆,拟名《孔广陶手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书部》题《孔少唐存稿》),孔氏定非有意撰丛书,还有的丛书如魏裔介编《雅说集》是“随意摘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中华书局1981年版1130页)。鉴于此,我们对丛书下这样的定义:汇集两种或两种以上著作作为一种新的文献集合体。

丛书中所含的每一种书称之为该丛书的一种子目,相当于文献集合体下的细目。丛书最少的只有2种书,如《陈刻二种》、《韩柳二集》、《韩晏合编》等,而最多的《四库全书》汇集典籍3503种、79337卷、36304册,约7.75亿字。丛书与其中的子目喻之为母子关系,而有的子目又可以是一种丛书。如《合众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一种为江藩撰《炳烛斋杂著》,包括《舟车闻见录》等4种8卷,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书部》里作为单独的一种自著丛书著录,有阮元文选楼抄本,《合众图书馆丛书》、《炳烛斋杂著》之间成为“二重丛书”。大型丛书常常包含许多“多重丛书”。如《广雅书局丛书》所收杂著类子目《少室山房集》64卷,这64卷包括:《少室山房笔丛》48卷、《诗藪内编、外编、杂编》16卷,而《少室山房笔丛》又包括《经籍会通》4卷、《丹铅新录》6卷等12种书,《广雅书局丛书》、

《少室山房集》、《少室山房笔丛》之间构成“三重丛书”。再如张海鹏辑《墨海金壶》丛书经部收有子目孙穀辑《古微书》36卷,其中《易纬》包括《易通卦验》、《易杂纬》等7种书,而《易杂纬》又包括《易辨终备》等6种书,这样,《墨海金壶》、《古微书》、《易纬》、《易杂纬》成为“四重丛书”。了解丛书与子目间这种复杂的关系,便于识并合理地利用丛书。

丛书有许多异称。如称“丛刻”:明程百二辑《程氏丛刻》;“丛刊”:清钱保唐辑《清风室丛刊》;“丛钞”:清姜宸英辑《东林史料丛钞》;“丛稿”:沈曾植撰《海日楼丛稿》;“丛辑”:清于鬯撰《于香草遗著丛辑》;“丛著”:陈渊撰《养吾斋丛著》;“丛选”:胡韞玉辑《南社丛选》;“丛载”:清羊复礼辑《海昌丛载》;“丛编”:清吴隐撰《脰盒丛编》;“丛谭”:张肖伦撰《菊部丛谭》;“汇丛”:清吴翌凤辑《秘册汇丛》;“汇刻”:清周际华撰《家荫堂汇刻》;“汇刊”:邓实等辑《古学汇刊》;“汇钞”:清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汇函”:明沈士龙撰《秘册汇函》;“汇选”:清陈恭尹辑《番禺黎氏存稿汇选》;“汇稿”:清杨绍文辑《受经堂汇稿》;“汇解”:《四书古注群义汇解》;“汇编”: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汇语”:明佚名辑《古今名贤汇语》;“类编”:清曹溶辑《学海类编》;“类集”:清严可均辑《四录堂类集》;“类钞”:明萧廌辑《陆王二先生妙语类钞》;“类书”:清佚名辑《小娘嬛山馆汇刊类书》;“大观”:进步书局辑《笔记小说大观》;“大系”:《中国话本大系》;“大成”:清佚名辑《天学大成》;“大全”:明李国木辑《地理大全》;“全书”:清陆陇其撰《陆子全书》;“全编”:清佚名辑《保赤全编》;“会编”:清汪昂撰《脉草经络五种会编》;“全集”:清孙奇逢撰《孙夏峰全集》;“合集”:清毛奇龄撰《西河合集》;“集”:清冯登府撰《石经阁集》;“别集”:明王永熙辑《震泽先生别集》;“别录”:方元撰《国学别录》;“合刻”:明董逢元辑《庄骚合刻》;“合刊”:明乔中和撰《西郭草堂合刊》;“合编”:清佚名辑《新刻奏对合编》;“合钞”:清汪王泉辑《四家奏议合钞》;“合帙”:陈乃乾辑《邓析子五种合帙》;“合

选”:明孟称舜辑《古今名剧合选》;“合稿”:清迂恺辑《二黄合稿》;“合存”:清高崇瑞辑《芋城三子诗合存》;“集成”:《诸子集成》;“集要”:明江之栋辑《选择丛书集要》;“集刊”:朱景彝辑《宝彝室集刊》;“集林”:清洪颐煊辑《经典集林》;“秘笈”:明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秘书”:明毛晋辑《津逮秘书》;“藏书”:清卢见曾辑《雅雨堂藏书》;“遗书”:清任启运辑《任氏遗书》;“遗编”:明胡维新辑《两京遗编》;“遗集”:清梁同书撰《频罗庵遗集》;“遗著”:清宗廷辅辑《宗月锄先生遗著》;“文库”:《国学珍本文库》;“文献”:清宋景关辑《乍川文献》;“杂志”:明汪士贤辑《山居杂志》;“杂编”:清鲍东里撰《酿斋训蒙杂编》;“杂俎”:明毛晋辑《诗词杂俎》;“杂著”:清沈可培撰《沈可培杂著》;“杂录”:清杨浚辑《冠悔堂杂录》;“杂存”:清彭崧毓撰《求是斋杂存》;“杂稿”:清张佩纶撰《涧于杂稿》;“类稿”:清宋在诗撰《桢柏先生类稿》;“存稿”:清孔广陶撰《孔少唐存稿》。上述别名异称大多从汇集多种著作这一含义出发来命名的,也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丛书的某些特色。

二

丛书作为一种信息密集的文献集合体,其特点区别于其他文献类型。

1. 丛书与类书的区别。由于丛书由类书演变而成,人们往往把二者相混。如说:“同历史上的类书相比,《中华大典》规模之大,超过了《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文汇报》1992年9月10日报道)“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如清代曾编修过庞大的《四库全书》。”(夏叔华主编《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324页)这些说法将《四库全书》等丛书混同于类书。谢国桢在《丛书刊刻源流考》里谈到丛书与类书演变之迹:“余则恒以丛书之名盖由类书演变而成者也。类书中,宋有曾慥《类说》一书。其书流传甚罕,余曾见明抄本,汇辑古今著

述约数十种,然皆删节不全,此已肇丛书之端。至元陶宗仪《说郛》,近人汇刻书目,始列入丛书,而《四库提要》则列入子部杂家杂纂之属,其书虽在宋左圭《百川学海》之后,而其体例,实可窥见丛书演变之迹。”(《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202页)之前,清法式善也在其《陶庐杂录》卷四中说曾慥《类说》“是为丛书之祖”。其实,《类说》与《说郛》还是有所区别,前者先录书名及词目,然后收入原文,而后者不标词目,直录书名和原文,是丛书。两书相同点在于杂取诸书,有所摘抄、删节。《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说郛》“仿曾慥《类说》之例,每书略存大概,不必求全。”同时也指出有不同点,或者说《说郛》对原书只能采取节抄的是“原本久亡,而从类书中抄合其文,以备一种者。”“备一种”即丛书中的一个子目,而不再是类书中的词目。再说,《说郛》等节抄原书的早期丛书毕竟不占多数,而之前尚有宋代的《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较早的丛书,均“于原书无割裂之嫌”(陶湘评语)。丛书与类书的根本区别还在于:丛书是一次文献,汇编原书,供阅读;类书是三次文献,供查考资料,两者文献类型不同。丛书把多种图书原文整部编排在一起,原书仍各自独立,成为整套丛书中的一个子目;类书从各种书中择抄材料,按一定方法编排,通常所择抄章句或片段材料均注明摘自何书,以便征引。丛书除通常有目录外,没有其他检索途径;类书采辑资料有较为完善的分类体系和分类技术,类目多而较细,检索较为方便,专指度高,在编排方法上,或按类别编排,“事以类聚”、“事类相从”,或按韵部编排,“以韵统字,以字隶事”。丛书内容广泛,可以把类书收为子目,如《四库全书》收录类书65部、7045卷,另有217部、27504卷作为“存目”;类书内容庞杂,也兼收四部,但《四库全书总目》说他“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类书虽录经书而并非经传注疏,虽列故事而并非历史,虽采子书而并非专取一家之言,虽选诗文而并非各家作品总集。在古籍分类时,通常将类书归入子部典故类,类书即“以杂见称”。

2. 丛书与汇编的区别。汇编即资料汇编,又称专题资料汇编,是指把古今各种图书文献中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汇集起来,按一定方法加以编排的一种资料书。它通常以研究对象为中心汇编资料,其研究对象可以是人,可以是事,也可以是某一专题或学科,如《李伯元研究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中国经济史资料》等。汇编取材范围虽与丛书一样非常广泛,古今中外各种图书文献几乎无所不包,素材也来自原始文献,但汇编的组成与原始文献不一样,仅仅是片断或篇章,而非全文或整部书,汇编专供查检而不象丛书专供阅读。丛书属原始文献,而汇编称为边缘工具书、检索兼参考性工具书,且有内容集中、资料丰富、信实可靠、便于查检利用的优点。汇编的检索性在于它对原始文献的片断、篇章按特定的需要进行排列组合,并标注原始文献出处,可据此查检原文,有的还附引用书目、未选资料索引等;其参考性在于它直接提供参考资料,原始性很明显,所提供的是确定的信息,忠实于原文,不同于一般参考工具的是不加改动和加工。汇编从形式上看大致可分为选汇式、节抄(摘要)式、评论式3类。选汇式按一定专题内容辑录文献篇章,节抄式按一定专题内容排列文献片断,评注式按一定要求选录文献资料,并加整理,如校正错字、分段、加注新式标点等,或简注疏解。其中节抄式接近于类书也有别于丛书,而选汇式、评注式更区别于丛书。丛书还可是汇编丛书,即所收之书多为汇编,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

3. 丛书与总集的区别。总集是传统图书分类法中的一个类目名称,指汇录多人的多体裁的著作成为一书,由于它内容广博、包罗万象,举凡学术专论、诗词歌赋、人事杂记、传状墓志乃至题跋赠序、哀祭箴铭等无所不有,被誉为学术总汇、信息密集型文献。它所汇录的各家著作一般不是独立的书,又基本上是整篇作品,这些特点就明显地区别于丛书。通常总集可按收录面分为全集、选

集两大类。前者极力网罗一代文献,务致完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谓“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例如《全唐诗》900卷,收唐五代2200多人的48900多首诗作,所收诗作并不单独以一种书或一个人的著作集的面目出现,只是唐诗总集,不是丛书。后者旨在去荒存精,推荐佳作,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例如《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其特点在于精,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凭一选本而可窥见许多名家名篇,这类选集只能是一种书而不可能是丛书。总之,丛书与总集的根本区别点在于:总集汇集的诗文篇章已不能完全独立成书,即使保留原作者的集名,而又经删削,非全貌,而丛书中所汇集的每种书虽不是原书全部,但能够独立成书,如各种辑佚丛书等。个别书丛书、总集二说,也在于对这些特点的认定。例如:《苏门六君子文粹》、《元诗选》见诸《中国丛书综录》类编集类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47页),而徐有富主编、程千帆校阅的《中国古典文学史科学》认为分别属于同师门作者文学作品总集、专收诗歌的总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1、14页)。《四库全书总目》卷187集部总集类著录《苏门六君子文萃》称:“其文皆从诸家集中录出……颇有一篇之中刊去首尾繁文,仅存其要语者。观其所取大抵议论之文居多……然其去取谨严,犹工文之士所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1704页)可见《苏门六君子文萃》为选本,而非辑佚,删削颇多,有所选择,非原集之貌,应视作总集。《元诗选》分3集,集下再以十干分10集,“每人下各存原集之名,前列小传,兼品其诗,虽去取不必尽当,而网罗浩博,一一采自本书,具见厓略,非他家选本短钉缀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四库全书总目》卷190、1731页)其中癸集总收零章断什不成卷帙之作,但仅有目录无原诗。足见《元诗选》与《全唐诗》一样是总集无疑。

4. 丛书与别集的区别。别集也是传统图书分类法中的一个

类目名称,指汇录一人著作为一书的与总集相对的概念。其名称多种多样,如有集、文集、类集、合集、全集、遗集、稿、文稿、类稿、丛稿、存稿、遗稿等名称。别集作为一种书,本质上与丛书是不同的。但别集情况十分复杂,有时与丛书容易相混。别集从编排形式上看或按作品体裁分类编排,或按创作时间顺序编排,也有两者兼而有之,或在原有诗文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特别是其中全集型的与独撰丛书(自著丛书)难分难别。如《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大梅山馆集》、《冷红馆全集》、《樊山集》、《周晋琦遗著》、《悔晦堂丛刻》、《甓湖草堂集》、《继述堂全集》等据查核均为诗文别集,不是丛书。类似的情况还会有,独撰丛书与别集的分点在于,独撰丛书是一个人多种著作的汇编,别集仅一种著作,虽然有的别集分正集、别集,或初稿、续稿、再续等,亦视为一种。他人所编别集通常汇辑各家叙录、版本异同、历代各家评论及年谱考异等,不能算作独立的一种书,而是别集的附录,否则误作一种则混入丛书。

三

丛书出现较早,而作为特定类型的古籍集合体,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在图书分类目录中取得一席之地。明山阴祁承燾(1563—1628)撰《澹生堂藏书目》(有《绍兴先正遗书》本),分四部46大类、250小类,子部下立“丛书”一类,虽将丛书列为二级类目,但对后来的目录学著作影响甚大。祁氏孙祁理孙(1627—1687)在其《奕庆藏书楼书目》中首创“五分法”:经、史、子、集、四部汇五部。“四部汇”实际上是丛书部,为一级类目,专收《经史全书》、《汉魏丛书》等综合性丛书14种,而各种专门性丛书分别归入经、史、子、集各部。祁理孙虽没正式标出丛书部名称,但把丛书类与经、史、子、集平列,而且开始区别综合性和专门性丛书。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经、史、子、集、丛部五部,丛书下分两类:古今著述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自著丛书。近人汪辟疆(1887—1966)著《目录学研究》,

将丛书分总类、专类两大类,前者分举要、搜异、景旧、辑佚,后者分专代、专地、专人、专学等小类。谢国桢(1901—1982)撰《丛书刊刻源流考》(1942年初稿,1957年改定,收入《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将丛书分为六类,即:汇刻,下分宋元、明代、清代、近代,清代下分初期、中期、末期,中期又细分目录、版本、校讎、综合;类刻,下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部下再细分若干小类;辑佚辨伪,下分辑佚、辨伪;自著,下分汉至宋元、清代、近代;郡邑,下分省区、郡县、掌故;族姓,下分本姓所编、后人所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1959年由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陆续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版),集诸家之长,将丛书按内容分为两大类:汇编(即综合性丛书)、类编(专门性丛书),前者下分杂纂类、辑佚类、郡邑类、氏族类、独撰类,后者下分经类、史类、子类、集类。这种分类方法为多数人所接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丛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将丛书分为:汇编丛书、地方丛书、家集丛书、自著丛书。此目不设类编,而归入经、史、子、集各部之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编纂的《中国古籍提要》中有丛书卷,也收综合性古籍丛书,分为四大类:汇纂类(包括辑佚类)、地方类、族姓类、独撰类。

综合性古籍丛书指子目跨部的丛书,即子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中的两部或两部以上者。从现代目录学角度看,指收录多门学科内容的丛书。《中国丛书综录》称为“汇编”丛书。

汇纂类。也称杂纂类(《中国丛书综录》),汇编类(狭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指汇集四部中两部或两部以上的书为一丛书的。其数量大致占综合性丛书之半数。从较早的丛书《儒学警悟》、《百川学海》到近代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各个时期都有大量汇纂丛书。所收著作或通代如《津逮秘书》,或断代如《汉魏丛书》;汇集目的和刊刻方式或搜奇如《琳琅秘室丛书》,或校

讎如《抱经堂丛书》，或影旧如《士礼居黄氏丛书》，或辑佚如《玉函山房辑佚书》。

地方类。也称郡邑类，指汇集某一地区历代或同一时代不同姓氏著者的各类著作的丛书。始于明代樊维城辑《盐邑志林》（今存明天启三年樊维城刻本），专收三国至明代海盐人的著作。清代至民国时期刊刻了大量的地方类丛书，大到一省著述如《安徽丛书》，小到一郡一邑著述如《常州先哲遗书》、《虞山丛刻》。仅常熟一地就有《虞山丛刻》、《虞阳说苑》、《虞阳说汇》、《海虞杂志》、《海虞稗乘》等。

族姓类。也称氏族类（《中国丛书综录》）、家集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指汇集某地区同一姓氏各类著作的丛书。最早的有宋朱熹辑《河南程氏全书》，今存明成化十三年（1477）张瓚刊本，收宋程颢、程颐著述。明代有晁瑛辑《晁氏三先生集》、王永熙辑《震泽先生别集》等。清代著名的族姓丛书如有《高邮王氏遗书》、《宛邻张氏丛书》、《江都汪氏丛书》、《谢氏丛书》等。

独撰类。也称自著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指汇集某一作者的各类著作的丛书。如《周子全书》、《欧阳文忠公全集》、《王安石全集》等，但这些都是后人汇集而成的。明清以来独撰丛书渐多，约占综合性丛书的三分之一。这类丛书为我们查考某一作者的著述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现存大量稿本，弥足珍重。

专门性古籍丛书指子目为经、史、子、集中一个部类的丛书。从现代目录学角度看，指收录某一学科、专题内容的丛书。《中国丛书综录》称为“类编”丛书。如《十三经注疏》、《殿本二十四史》、《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各部类编丛书越来越细化，如类编经类小学还细分音韵学的丛书如《音学四种》、《音韵学丛书》等，文字学的丛书如《文字存真》、《字学三种》等，训诂学的丛书如《五雅》、《五雅全书》等。这类丛书为我们分门别类查考专门性著述提供方便。